

我的小孩这学期上大班了，他天真的以为大班就是大哥哥，所以逢人老是高兴的说：“我是大班。”想起这小生命的出现，真是让我的生活起了大转折。

记得他刚出生时，因为新生儿抽筋，所以立即送加护病房急救，在保温箱中用维生系统维持他的生命，因为情况并不乐观，还一度发出病危通知。一星期后宝宝渐渐有了活动力，可以转到普通病房，但医生说这一段时间宝宝有水脑现象，以后对他的脑部发育有没有什么影响，谁也不敢保证，而且还要持续服用抗抽筋药物，而抗抽筋药对脑部的发育可能会有迟缓的副作用，可是为了怕抽筋复发，所以也只得吃。

产假的那个月我几乎都是在医院往返中度过。宝宝出院后才开始自己照顾小孩，刚开始觉得这小孩很安静、很好带，都在睡觉，后来才发现那是抗抽筋药的副作用，等到停药后才发现小孩很不好照顾，不容易入睡，而且喝过奶之后随时会吐，大人

必须日夜随时在一旁待命。几个月下来，我的身体就吃不消了，虚弱到了极限，只好把工作辞了。辞了工作之后，每天面对这个小娃儿，更觉得慌张不安，因为担心孩子的身体出问题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生命又有另一个转折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打坐入静让我的身体非常放松，心情也逐渐地安定下来，不久身体就恢复了健康。每

天看着孩子在炼功音乐声中安静地入睡，我真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

孩子在修炼的环境下一天天的成长，他的身体也一年

比一年好，是个完全正常的孩子。尤其不同的是，他显得格外天真。

和他说话是一种乐趣，因为有时他的回答很令人惊讶。有一次午睡时我醒来发现他还没睡，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他，发现他在亲我的背，最后我忍不住开口问他：“你在亲我吗？”他笑而不答，我又问：“你为何要亲我？”他天真地说：“因为我喜欢你。”一阵暖流通过——我第一次感受到小孩的爱意。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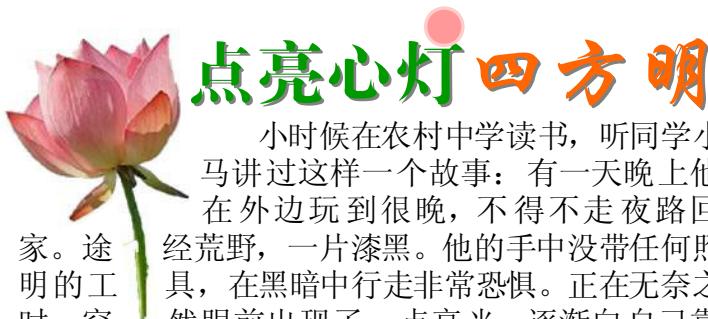


明慧週報

副刊

第27期

2005年10月7日



小时候在农村中学读书，听同学小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天晚上他在外边玩到很晚，不得不走夜路回家。途经荒野，一片漆黑。他的手中没带任何照明的工具，在黑暗中行走非常恐惧。正在无奈之时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点亮光，逐渐向自己靠近。小马于是加快了脚步，朝着有灯光的方向走过去。等到走近灯光，他才发现那个拿着手电筒走路的人，竟然是一个双目失明、戴着墨镜的盲人。

小马感到十分惊奇，于是开口问那个盲人：“你又看不见，手电筒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你为什么要带着手电筒呢？”盲人听了小马的话之后，缓缓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有所不知，这条路实在太黑了，别人经常看不到我，匆匆忙忙走过来，一不小心就把我给撞倒了。所以我就把手电筒带在身上，为他人照亮眼前的路。这样虽然我看不见别人，但是别人却可以看到我，也就不会再把我撞倒了。”

其实，做人的道理也与这位盲人的手电筒一样，心灵之光在照亮了别人眼前的道路的同时，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。宇宙万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，以纯正的心态奉献给社会或他人，自己也将受益无穷。◇

人不怕虎虎怕人



《梁书·良吏传》第五十二卷记载了一个“人不怕虎虎怕人”的史实：孙谦（425—516），他历任南朝宋、齐、梁三代。为政简朴

干练，治狱有方，每离任之际，当地百姓因为他在职时不接受馈赠，便拿着上好的丝绸等礼品，沿路追送给他，孙谦仍婉言谢绝，一无所受。他没有私宅，平时住在官府内的空闲车棚或马厩之中。可见其清贫。

百姓们反映：他未到任时，该地多有猛虎出没，为害甚烈。他一到任，猛虎即刻销声匿迹，不再来犯。但他一离职而去，猛虎便复回该地，危害乡民，所以百姓说：孙太守真是“神明”！对他无限怀念。

孙谦一生共历两县五郡，为官一贯清正简朴，床顶挂草帘子挡风，冬天只睡布被草席。夏天连蚊帐都不用，当地蚊虫实多，但却没有蚊虫去咬他。孙谦年过九十还强壮得像五十岁人。

李洪志先生讲过：“如果你是个修炼得很好的人或者业力很小的人，你看那蚊子到不到你身边来，它咬周围的人，就不咬你。因为你身体没有黑色业力的时候，蚊子就不敢进入这种纯阳的环境。”（《在美国东部法会上讲法》）

“德全不危”，孙谦就是一个证明。

官吏清正，猛虎远遁；官吏贪婪，灾祸连年。民间的这些传说，看来都是事出有因的。那么，近些年来的许多大起大落的凶灾，突发突生的怪病，就真的是值得当局、当政者的深思熟虑，痛改前非了。◇

医生告诉我九个字

一次产品推荐会上，在熙熙攘攘人群中，我遇到了一位50多岁的普通妇女。闲谈中，她看我气色很好，问我是怎样保养的，我诚恳地告诉她：“炼法轮功炼的！”她惊喜地说：“哎呀，我正想找一位真正炼法轮功的看看！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她对我讲了以下的故事：

去年，我肛门处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肉瘤，坐着站着都难受，我年龄大了，害怕开刀，幸好通过某疗法好了。没想到今年年初又长了一个橄榄大小的肉瘤，我又去找上次那个疗法，可这一次不灵了，肉瘤越治越长，渐渐地已有鸡蛋大了，还全身发烧。我着急了，大家都说只有做手术了，我想另找名医。一天，走进街上一家私人诊所，我告诉那位50多岁男医生来由，他也是那句话：“必须做手术。”我有点恼了，说：“我就是不想做手术才来找你的！”那医生反问：“你真不想做手术？”我说：

“是。”他说：“那我告诉你九个字，你每天恭恭敬敬、身心纯净地默念四遍。像你这样的念好的太多了，回去照我说的做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”

回家后，我每天净身净心不止念四遍，我念到了四十多遍。我也不天天去摸那肉瘤，相信那医生的话。过了大约一个半月，我一摸，奇了奇了，肉瘤不见了！

在会场的嘈杂人声中，我高兴地问道：“那位医生告诉你哪九个字？”她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

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她又接着说：“那天那位医生还给我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不让老百姓炼，真是太邪恶了！”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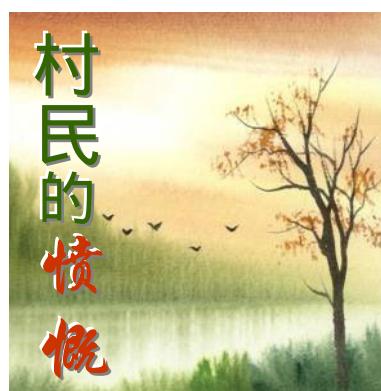
在2005年5月24日，山东文登市610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将年近70岁的宋村镇石灰窑村法轮功学员杜克松绑架，并非法判劳教三年。

杜克松在文登看守所被双手铐在椅子上折磨迫害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，高血压复发，邪恶之徒送他到王村劳教所，被拒收。回来后杜克松被超期非法关押在文登市拘留所四十天。

面对公安部门非法、邪恶、无理的迫害，杜克松上诉最高检察院。2005年9月上旬左右，最高检察院回信，把杜克松上诉材料转交公安部，公安部下发山东省公安厅、公安局，要杜克松到当地公安局去



村民的愤慨



闻民宅，进行绑架，杜克松家中有女儿坐月子不到十天，而又在农忙季节。

村民闻讯出来阻止恶警行恶，把住杜克松不让不法之徒带走，但最后，杜克松老人还是被610带走。村民愤慨地说：共产党连个土匪都不如。◇

遥视功能破解离奇失踪案



当失踪了三年的芭瑞菲 (Chiara Bariffi) 的家人将其相片拿给芭赛 (Maria Rosa Busi) 看时，芭赛马上就知道这名约30岁的妇女已经死去了。芭赛接着利用自己独特的遥感和遥视功能，帮助在一个湖里找到了芭瑞菲的尸体遗骸。这一事实使得包括警察在内的、一直对特异功能持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，也使得人们更肯定遥视功能的存在。

路透社9月16日报导了这个新闻：在意大利罗马一家健康诊所工作的芭赛，可通过“天目”看到过去发生的事情。当芭瑞菲的家人向她寻求帮助时，芭赛就“看到”一幕情形：2002年末，由于天气恶劣，芭瑞菲所驾驶的汽车意外地冲入了意大利北部的考摩湖 (Lake Como) 里面，芭赛甚至“听到”芭瑞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说的话。

芭赛说，“我看到了那个湖，并看见了（芭瑞菲的车入湖）是在何处发生的。我听见和看见了她，我画了一幅地图。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她会是在湖里。”

警察一直被类似的失踪案件所难倒，随时间的流逝，破案也越来越渺茫。就芭瑞菲的案件而言，有很多种可能，谋杀的可能性总会存在，芭瑞菲也一直在感情问题上挣扎因此还有自杀的可能；她的家人甚至听说，她或许已经离开意大利到西班牙去了。

芭赛的破案只是侥幸吗？这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。警察在开始时拒绝相信芭赛，而迫使她去别处寻找人帮助到湖中打捞尸体。当然，最后在湖中找到的汽车和遗骸使警察感到“非常尴尬”。

怀疑者认为芭赛并没有特异功能，只不过“猜得准”。还有人认为芭赛是推理得出的结论，因为芭瑞菲就住在考摩湖附近。面对各种传言，参加救援队的成员却认为，眼见为实，没有芭赛的帮助，没人能找到芭瑞菲遗骸所在的确切位置。

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这个新闻给我们的启示是：我们需要突破自我，拓宽自己的思维。◇

找，结果文登公安610不仅没有解决此事，反而变本加厉的对杜克松疯狂迫害、报复。于2005年9月27日晚十时左右，再一次强行私

学院里有位老教授，有一天他的同事问这位老教授：“您是共产党员吗？”没想到这位老教授当时“腾”地一下就火了：“你才是共产党员哪！你骂谁呀？！这简直是对我的最大侮辱！”

新时代国骂